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在蘇辛並稱論中之意義

王潤農*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

*通訊作者：王潤農

通訊地址：111 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

E-mail: milton101020@gmail.com

投稿日期：107 年 7 月

接受日期：107 年 10 月

摘要

中國文學史中，每一種文人並稱組合，都有其形成的源流與背景，並在後世形成一種特殊的美學範式。其中，蘇辛並稱就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文學現象。由此一並稱之歷史沿革來看，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徵。其一，評論者在使用此一詞組時，往往將兩人置於「豪放派」的脈絡中談論，以蘇東坡開風氣之先，辛稼軒承繼於後，故蘇辛並稱具有「史」的成分。其二，歷來詞話將蘇辛並稱，往往極力強調其「豪放」之面向，並與周、柳等「婉約」詞人對舉。其三，當蘇辛並稱系統確立後，即成為一相互纏繞的範型結構，更由於不斷被相互比較辨析，遂深化了對兩人詞風更加細緻化的詮解。

本文之問題意識，即針對第三點而發。筆者認為，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是此一並稱沿革歷程中極具關鍵意義的著作。本文首先針對歷來談及蘇辛並稱之代表性文獻加以辨析，其後進一步探究《白雨齋詞話》對蘇辛並稱之重要觀點。對東坡詞，陳廷焯除了「東坡不可學」之說，亦論及其藝術風格及人格典範。對稼軒詞，則明顯著重由「沉鬱說」加以推崇。歷來詞話中有關蘇辛並稱之論，多為片段式之評點，然《白雨齋詞話》卻是罕見以大量篇幅討論此一議題的著作。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對兩家詞風之區隔與洞見，不僅具有「成一家之言」的意義，更在蘇辛並稱此一議題中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關鍵詞：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蘇東坡、辛稼軒、並稱

Significance of Chen Ting-Cho's *Discussion on Ci at Baiyuzhai (Bai Yu Zhai Ci Hua)* to the Equivalent Recognition of Su Dongpo and Xin Qiji

*Jun-Nung Wang**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Jun-Nung Wang

Address: No. 70, Linxi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 Taiwan (R.O.C.)

E-mail: milton101020@gmail.com

Received: July, 2018

Accepted: October, 2018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equivalent recognition of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literati was formed by unique origin and background. Among these combinations, the equivalent recognition of Su Dongpo and Xin Qiji is a literary phenomenon worthy of in-depth investigation. First, literary critics mentioning such equivalent recognition often discussed about these two literati in the context of “powerful and free school.” Su was the pioneer of this school, and Xin passed it down. Therefore, the equivalent recognition of Su and Xin is associated with “history.” Second, all previous discussions on *Ci* (詞) suggesting that Su and Xin shared equivalent recognition strongly emphasize the dimension of “powerful and free” and comparing them with poets of “graceful school” such as Chou Pang-yen and Liu Yung. Third, after the confirmation of establishment of the equivalent recognition of Su and Xin, these two literati were constant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ir types of *Ci* were interpreted in a more subtle manner.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third perspective mentioned above. This paper first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all previous representative literature suggesting that Su and Xin are equally recognized. Second,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viewpoints on the equivalent recognition of Su and Xin. For Su's *Ci*, besides the idea “It is impossible to learn the style of Su,” Chen Ting-Cho also investigated Su's artistic styles and personality. For Xin's *Ci*, Chen apparently admired and focused on “depressive style.”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Ci* styles of the two literati and the insights of Chen as “an argument establishing a school.” but also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issue of equivalent recognition of Su and Xin.

Key words: *Chen Ting-Cho, Discussion on Ci at Baiyuzhai (Bai Yu Zhai Ci Hua), Su Dongpo, Xin Qiji, equivalent recognition*

壹、前言

在中國文學史中，向來有將文人並稱對舉的傳統：如陶謝、李杜、岑高、韓柳、元白、柳周等。每一種並稱之發展，均有其源流及背景，並於後世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美學架構。同樣的，蘇辛並稱在文學史上的出現與發展歷程，也是具有豐富意涵的美學典範。細考諸多文獻，可發現蘇東坡（1037-1101）、辛稼軒（1140-1207）兩家在被並置討論的歷史沿革中，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其一，評論者在使用此一詞彙時，往往強調兩人在詞壇上的延續性，將兩人置放於「豪放派」的脈絡中談論。以蘇東坡為前開風氣之先，辛稼軒承之於後，因此蘇辛並稱具有「史」的成分在內。¹其二，由於蘇東坡、辛稼軒兩人的詞風有相似之處，因此詞話中將蘇、辛並稱之時，往往極力強調其「豪放」之風格，²與周、柳等「婉約」詞人對舉，³故「蘇辛」一組詞彙漸成豪放詞風之代表，⁴事實上兩家亦有婉轉清麗的一面，卻易於受

到忽略。其三，自南宋蘇辛並稱確立後，由於兩家不斷被連結在一起加以辨析，也促進了對兩人詞風鑑賞的細緻化，時至清代，蘇辛並稱在演變的進程中，遂更進一步有深化的趨勢。

本文之問題意識，即是針對上述第三點而發。筆者認為，陳廷焯（1853-1892）《白雨齋詞話》對蘇、辛兩家的觀點，在此一並稱沿革的發展歷程中，極具關鍵意義。學界一般認為，陳廷焯早期詞學立場偏向浙西詞派，晚期則轉入常州詞派。《白雨齋詞話》為陳廷焯晚期詞評集大成之作，其中吸納張惠言（1761-1802）、周濟（1781-1839）之理論，加以早年習杜詩之浸潤，提出「沉鬱說」作為整部書的理論核心，除了對唐五代以降至晚清之詞壇名家逐一品評，亦體現其詞學之立場及批評旨趣。⁵儘管《白雨齋詞話》之創作動機與主要論述，並非為關注蘇、辛兩人而作，⁶然陳廷焯對兩家顯然有特別的偏愛，此由蘇、辛品評編排於全書之序列即可窺其端倪，《白雨齋詞話》共分十卷，

¹ 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東坡詞》言：「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為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參看永瑤、紀昀（清）主編，「東坡詞」，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87），198：1808。

² 此處所謂「豪放」之界義，主要依循學界傳統說法，即作者在文字風格上，展現出一種瀟灑奔放、擺落束縛之豪邁神韻，此一蘇、辛具備之詞作風格，往往為歷代評論家矚目。王水照嘗於《蘇軾論稿》之〈蘇軾豪放詞派的涵義和評價問題〉一文中，就「豪放」一詞初期內涵及明、清以降此一概念之演變加以考述，可參看王水照，蘇軾論稿（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4），184-92。

³ 鄭騫先生即指出此一現象：「自南宋以來，一般人論詞總是把詞分為兩個宗派，婉約與豪放。婉約為正，豪放為變，各有千秋，無分軒輊。而蘇東坡與辛稼軒則同被認為是豪放派的代表作，蘇辛並稱，由來已久」，參看鄭騫，「漫談蘇辛異同」，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羅聯添主編（臺北：學生書局，1986），4：1445。

⁴ 劉少雄曾對蘇辛豪放詞體之形成，有詳細周密之分析，可參看劉少雄，會通與適變——東坡以詩為詞論題新詮（臺北：里仁書局，2006），178-92。

⁵ 有關陳廷焯前後期思想之轉化，孫維城論之甚詳，陳廷焯早期詞學主要受朱彝尊影響，晚期則轉而接續張惠言常州詞派，其詞學觀內在理路的變化，可參看孫維城，千年詞史待平章——晚清三大詞話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251-5、346-92。

⁶ 陳廷焯作《白雨齋詞話》除了希望對「詞」重新定義，彰顯其詞學觀，也是其反省早期詞學立場，並吸納了張惠言、周濟等諸家說法後的結果。可參看侯雅文，「《白雨齋詞話》『沉鬱說』析論」（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1997），51-66。

其中評論東坡詞及稼軒詞的條目主要集中於第一卷，後亦有部分條目散見各卷之中。陳氏刻意打破時代先後將蘇、辛往前挪移並加以討論，可見其重視之程度。更重要的是，在《白雨齋詞話》之前，各家談及「蘇辛並稱」所存留的文獻，多為詞話中之片段，雖有諸多精要之論，卻較少有集中就此一議題發揮己見者，而《白雨齋詞話》則是罕見地以大量篇幅深入討論蘇、辛兩家詞風的文學批評。陳廷焯顯然明確意識到蘇辛並稱此一延續性的傳統，以及圍繞著此一傳統中各家對蘇東坡、辛稼軒的見解，並嘗試對此提出自己的觀點。

蘇、辛自「並稱」以降，歷來對兩家作品及風格的議論，或者從其「同」加以著墨，或者從其「異」加以辨析，在此一議題上，陳廷焯雖然肯認蘇辛之「同」，

但更著重談兩家之「異」。過去對兩家之「同」的論述，往往是就「豪放」的框架對兩人加以詮釋，而陳廷焯言蘇辛「同而不同」，⁷又試圖在此一框架下作出更細膩的解讀，在此一綿延長久的文化長河中，成書於晚清的《白雨齋詞話》，具有承繼此一傳統而又成一家之言的重要地位。

對蘇辛並稱及兩家詞風異同之探究，向來為學界所重視，亦累積豐富之成果。⁸《白雨齋詞話》之探討，亦有不少先賢著力甚深。但歷來有關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之研究，多半側重其宏觀詞學體系之考察，抑或單一概念名詞之詮解，⁹對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中「蘇辛並稱」相關評述全面性之深入探析，反而是較少被關注之處。故筆者擬對《白雨齋詞話》中蘇辛詞論詳推細究，將其置放於文學史「蘇辛並稱」此一傳統下加以看待，呈現其特殊之意

⁷ 陳廷焯（清）著，孫克強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1330。以下所引《白雨齋詞話》和《雲韶集輯評》中原文皆依據此書。

⁸ 此一議題，早期如龍瑜生先生〈蘇辛詞派之淵源流變〉，從流派形成角度探究其特徵內涵，參看龍瑜生，龍瑜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35-85。鄭騫先生對兩家風格同異進行辨析，參看鄭騫，「漫談蘇辛異同」，1445-54。陳滿銘於《蘇辛詞比較研究》及《蘇辛詞論稿》兩本著作，專就蘇辛兩家之生世背景、文學風格內涵、筆法特色等詳加考述，於蘇辛兩家對舉異同之透視更為全面，參看陳滿銘，蘇辛詞比較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0）；蘇辛詞論稿（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近年劉少雄在〈宋代詞學中蘇辛詞「豪」之論〉中，更將議題聚焦至有宋一代，梳理蘇辛並稱早期重要評述之內在意涵及其在詞學上之價值，參看劉少雄，會通與適變——東坡以詩為詞論題新詮，163-92。侯雅文側重卓人月、徐士俊合編之《古今詞統》如何述評蘇、辛兩家，及其在詞學上之重要意義，參看侯雅文，「《古今詞統》的統觀與蘇辛詞選評析論」，東華漢學 22 期（2015 年 12 月）：77-118。可見蘇辛並稱相關議題之討論，前人各由不同切入點得到寶貴之成果。不過，從「蘇辛並稱」之角度出發，針對此一系統在並稱成立後，由於不斷被評論家相互比較，進而使後代評述更為深化、豐富化之討論，則比較少見。若能由此一視角出發，應能提供對蘇辛並稱之相關議題，另一個良好的參照點。

⁹ 如侯雅文對陳廷焯「沉鬱說」深入討論，勾勒出《白雨齋詞話》詞學體系之面貌，參看侯雅文，「《白雨齋詞話》『沉鬱說』析論」。孫維城有關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之研究，對個人身世、詞學體系及重要概念加以考察，參看孫維城，千年詞史待平章——晚清三大詞話研究。林玫儀考述陳廷焯本人詩文，為相關研究揭示新的路徑與重要基礎，參看林玫儀，「研究陳廷焯的重要文本——《白雨齋詞存》與《白雨齋詩鈔》」，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18 卷，2 期（2008 年 6 月）：131-76。對陳廷焯之研究，亦有針對《白雨齋詞話》作家評論而加以探討者，如吳振華分析陳廷焯詞論對吳文英詞作之詮釋向度，參看吳振華，「試論陳廷焯的詞學觀念——以《白雨齋詞話》對吳文英的評論為中心」，詞學 2008 年，1 期（2008 年 6 月）：195-211。以及近年張兆永討論陳廷焯對碧山詞之評價議題，參看張兆永，「陳廷焯把握碧山詞路徑及其再評估」，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38 卷，2 期（2016 年 3 月）：34-38。可以發現，各家均有研究之著重點與旨趣所在。然而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對「蘇辛」兩家評述的議題，反而尚未見整體性之討論，可見此一議題實有深入探討之價值。

義。對東坡詞，陳廷焯除了強調「東坡不可學」，同時也談及其作品藝術風格與人格典範。對稼軒詞，他則著重以「沉鬱說」的立場加以推崇，在此一基礎上，其對兩家的品評與區隔之處有何洞見？值得進一步詳加探究。

貳、蘇辛並稱之深化

每一組文人並稱的發展，均有其特殊的脈絡。不同的並稱組合，在傳播與接受的發展歷程中，更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樣態，蘇辛並稱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受矚目的典型之一。「蘇辛並稱」此一系統之特徵，即在於傾向論蘇辛之「同」與傾向蘇辛之「異」的兩種觀點，彼此交錯發展。前一種觀點的存在，強化了兩家作為「豪放」一脈不可動搖的範型地位，後一種觀點的出現，則促使兩家風格之對比映照在一次又一次的討論中更為具體。

蘇辛並稱系統之沿革歷程，可謂淵遠流長，若欲將此一系統在歷代之演變及其折射出之詞學議題加以鋪展，非本文體例及篇幅所能承載，故本節於宋代至明代，僅述其概要，¹⁰而將重心置於稍早於《白雨齋詞話》之清代「蘇辛」並稱評述。

就文獻考之，南宋時期范開（?-?）

〈稼軒詞序〉為最早將蘇東坡、辛稼軒並置討論之評述，後劉辰翁〈辛稼軒詞序〉亦對兩家加以論析。此一階段已然開始重視兩家之地位，可視為並稱最早之源頭。劉少雄於《會通與適變——東坡以詩為詞論題新詮》中〈宋代詞學中蘇辛詞「豪」之論〉一文中，即指出此一階段眾多詞評之存在，實為往後蘇、辛異同論之重要論點，尤其范開〈稼軒詞序〉及劉辰翁（1232-1297）〈辛稼軒詞序〉兩家之說，已經從兩家之身世背景及藝術風格，對蘇辛兩家之區隔提出精要評點，¹¹可說是最早探討蘇辛之「異」的評述。此一時期涉及蘇、辛兩家之詞評頗為豐富，在結構上亦開啟了後世「蘇辛並稱」的格局。

由元代至明代，可視為南宋時期之延續與開展，然此段時期「蘇辛並稱」之直接文獻資料，均相對有限。若與宋代相較，此一時期之特徵，在於若將兩家並置討論，於「並稱」之框架下往往從「同質性」的角度觀看兩家，元代論及蘇、辛之文獻，多圍繞對元遺山之評論展開，並將兩家視為扭轉宋代詞壇風氣之代表，¹²而明代在詞壇「婉約」、「豪放」之辨的情境氛圍中，一旦將兩家「並稱」，也多留心兩家在「豪放」派之象徵意義。¹³此一

¹⁰ 有關蘇辛並稱在歷代沿革之探討，因涉及之詞學議題頗為廣泛，難以在此一段落展開詳細論析，筆者擬另文探討之。

¹¹ 由范開啟其端緒，及至往後南宋各家對蘇、辛兩家之比對深究，實為爾後豪放說、蘇辛異同論之基礎論點，劉少雄對此一歷程加以深入辨析，本文頗獲啟發。文中除了釐清由蘇東坡至辛稼軒「豪放詞體」形成的脈絡，更透過對此段時期重要名家如范開、汪莘（1155-1227）、湯衡（?-?）、劉克莊（1187-1269）、劉辰翁說法之考察，有力說明該時期之相關評述，實際上已對蘇、辛兩家詞風有深刻之體認與交互辯證，各家論說亦成為後世詮解蘇辛之寶貴基礎，劉氏對此一沿革過程及其中文獻之闡述，為先行研究中最詳盡者。可參看劉少雄，*會通與適變——東坡以詩為詞論題新詮*，183-92。

¹² 有關此一階段蘇、辛接受之考述，可參看張環，*蘇詞接受史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96-113。

¹³ 明代因「婉約」、「正變」等概念逐漸成熟，遂引法不少圍繞此一議題的交錯辯證。王偉勇曾針對此一歷史脈絡之演進有詳實之考察，參看王偉勇，*詞學專題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126-31、151-65。

階段蘇辛「並稱」在詞壇間所發展出之種種議題，具有深刻之影響。蘇辛「並稱」此一系統到了清代，呈現百花齊放的態勢，此一階段將蘇、辛並置於同段文字討論之文獻相當豐富，側重兩家之「同」與「異」者均有精要之論，更增廣了對兩家藝術鑑賞的詮釋向度。

考察清代詞論，此一時期偏向由「同質性」觀看兩家之論說，頗有可觀，有不少足以啟發後人之精要評點，如田同之（?-?）《西園詞說》：「魏塘曹學士云：『詞之為體如美人，而詩則壯士也。如春華，而詩則秋實也。如夭桃繁杏，而詩則勁松貞柏也。』罕譬最為明快。然詞中亦有壯士，蘇、辛也」，¹⁴此處引曹學士辨別詩、詞特徵之論，並以蘇、辛為詞中「壯士」。唐五代至宋代詞壇，多婉麗柔媚之作，然蘇、辛實另闢蹊徑，有俊爽英發之風，田同之以兩家為「壯士」，的確掌握住蘇、辛詞豪壯開闊的氣韻神采。又如況周頤（1859-1926）《蕙風詞話》言：「東坡、稼軒其秀在骨，其厚在神，初學看之，但得其粗率而已，其實二公不經意處，是真率，非粗率也。余至今未敢學蘇、辛也」。¹⁵他認為兩家「其秀在骨，其厚在神」，若不加以細細品味，難以得其神髓，且兩家乃「真率」，非「粗率」，¹⁶作品均自性情之中流出，且具有極高之藝術性。以上兩家，均從不同立論角度，對蘇、辛詞之共通性有獨到之見解。

除了上述評論，亦有一些文獻不是將

兩人直接並稱，而是多人並稱，但仍將蘇辛分在同一系列，如尤侗（1618-1704）〈詞苑叢談序〉：

唐詩以李、杜為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風。¹⁷

此處以蘇東坡、陸游（1125-1210）、辛稼軒、劉過（1154-1206）為具有「太白之風」者，李白（701-762）詩作包羅萬象，其中豪情奔放之作不在少數，蓋與四家豪放詞作中所流露的氣韻筆調有神似之處，故而將李白與四家加以類比。王士禛（1634-1711）〈倚聲集序〉則提到：「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¹⁸其中「蘇、陸、辛、劉」之序列恰與〈詞苑叢談序〉一致，然此處則視四家為「英雄之詞」，就前後語脈觀之，亦顯然是就他們皆具有豪邁英發的詞風特色為著眼點。此處蘇、辛兩家亦被置放於同一框架中，所強調者顯然是其「同質性」的成分。

除了上述諸家觀點，清代詞壇中有關蘇、辛兩家風格之「異」，周濟之說對此有重要之發揮，然略有「退蘇進辛」的意味：

蘇辛並稱，東坡天趣獨到處，殆成

¹⁴ 田同之（清），「西園詞說」，在詞話叢編，唐圭璋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2：1450。

¹⁵ 況周頤（清），「蕙風詞話」，在詞話叢編，唐圭璋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5：4420。

¹⁶ 就況周頤之立論觀之，「真率」並非不雕琢、隨意為之，而是將自然流露之性情及學養，以一種琢鍊之後近乎自然的文字展現出來，此處卓清芬曾有精闢之分析，可參看卓清芬，清末四大家詞學及詞作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3），88-93。

¹⁷ 尤侗（清），「詞苑叢談序」，在詞籍序跋萃編，施蟄存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10：863。

¹⁸ 王士禛（清），「倚聲集序」，在王士禛全集，袁世碩主編（濟南：齊魯書社，2007），3：1564。

絕詣。而苦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沉著痛快，有轍可循。¹⁹

事實上，周濟並未刻意貶抑蘇詞之價值，然其認為就學詞之取徑而言，辛詞較宜作為模仿之典範。蘇東坡之詞有諸多「天趣獨到」處，然後人無法企及，亦無從學習。蘇東坡開一代之詞風，以詩入詞，在創新詞體上進行大膽的實驗，過程中難免有些作品未臻成熟之境，不是「完璧」之作。蘇東坡為詩、文、畫兼擅之大家，辛稼軒則是以畢生精力作詞，其作「沉著痛快，有轍可循」，由於其不斷鍛鍊字句與章法，在法度上乃使後人得以有脈絡可修習。因此周濟站在此一立場，較為重視稼軒詞之地位，由《詞選》錄蘇詞三首，辛詞達二十四首，即可窺其端要。除周濟之外，謝章铤（1820-1903）《賭棋山莊詞話》亦論及蘇、辛兩家之「異」：

讀蘇、辛詞，知詞中有人，詞中有品，不敢自為菲薄，然辛以畢生精力注之，比蘇尤為橫出。吳子律曰：「辛之於蘇，猶詩中山谷之視東坡也，東坡之大，殆不可以學而至。」此論或不盡然。蘇風格自高，而性情頗歉，辛卻纏綿惻悱。且辛之造語俊於蘇。若僅以「大」論也，則室之大不如堂，而以堂為室，可乎。²⁰

謝章铤推崇蘇、辛之地位，以為兩家皆「詞中有人，詞中有品」，但他也認為，

辛稼軒「以畢生精力注之，比蘇尤為橫出」，並且對吳子律兩家高下之分判提出質疑。謝章铤認為東坡詞雖「風格自高」，卻短於「性情」，事實上，詞壇對東坡詞是否「短於情」之命題亦有過一番爭論，王若虛（1174-1243）《滄南詩話》：「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也。』陳後山（1053-1101）曰：『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是直以公為不及於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²¹針對晁補之「短於情」之評，王若虛提出反駁之意見。而蔡伯世曾言：「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惟少游一人而已」，²²以為東坡、柳永各有所擅，而「辭情相稱」者為秦觀。謝章铤之觀點其實也可視為此一命題之延續，他認為辛稼軒之作「纏綿惻悱」，且「造語俊於蘇」，辛稼軒書寫身世家國之激昂悲痛，造句鍊字亦有後出轉精之處。謝章铤對蘇、辛之「異」所發揮的觀點，其實也涉及歷來「蘇辛高下論」的命題，雖有部分較為審美主觀之見解，但實際上仍舊高度肯定兩家的地位。

由南宋至明代，蘇、辛「並稱」已然穩固，清代文人在過去詞評家累積的基礎上，更對此一議題有所發揮。這些談論兩家之「同」或「異」的文學批評，其實也成為了後世理解蘇、辛詞重要的寶貴文獻。正是在此一淵遠流長的文化長河中，陳廷焯延續了此一議題，在《白雨齋詞話》中有意識地多次將兩家並稱，並提出

¹⁹ 周濟（清），「宋四家詞選序論」，在《詞籍序跋萃編》，施蟄存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9：803。

²⁰ 謝章铤（清），「賭棋山莊詞話」，在《詞話叢編》，唐圭璋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4：3444。

²¹ 王若虛（金）著，胡傳志、李定乾校注，滄南遺老集校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6），459。

²² 曾棗莊、曾濤編，蘇詞彙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303。

了自己的詮解：

東坡、稼軒，同而不同者也。²³

陳廷焯事實上也意識到兩家具有「同」的面向，但是他更為注重兩家之「異」的部分：

蘇、辛並稱，然兩人絕不相似。²⁴

蘇、辛兩家，各自不同。²⁵

《白雨齋詞話》作於晚清，為陳廷焯晚期詞評集大成之作，全書對歷代詞家逐一品讀，就詞學史的角度而言，具有集大成之意義，與近代王國維（1877-1927）論蘇、辛之說互相輝映。《白雨齋詞話》對兩家之相互比較，展現出其精要之洞見，具有值得深入探索的價值，後文即就此書論蘇、辛兩家之觀點，加以析論。

參、《白雨齋詞話》對東坡詞的見解

承接上節，陳廷焯在詞話中將「蘇辛」並舉加以討論，且十分著重兩人的區別性。然欲更進一步理解陳廷焯何以會說「蘇辛不同」，就應回到他本人所撰寫的詞評中，全面檢視他對兩家持有何種特殊的看法，據此，更可以理解他將兩人細膩區分開來的背景因素。本節聚焦之處，即陳廷焯在詞評中對蘇東坡之詮釋視角為

何。

遍考全書之相關評論，可發現一值得注意的現象，《白雨齋詞話》提出「沉鬱說」，以此為理論之核心旨趣，同時也是其觀看歷代詞家的主要依據。然而在眾多評價東坡詞的條目中，卻甚少直接出現「沉鬱」或「鬱勃」、「悲鬱」等詞彙，此皆為「沉鬱說」之主要批評術語，而這些詞彙在論及稼軒詞的條目中卻是反覆出現的主旋律。不過，《白雨齋詞話》並未據此論斷兩家之高下，而是從不同視角展現出對蘇東坡高度的肯定，在陳廷焯心目中，東坡詞有其難以企及之處，因此是不可學的：

東坡一派，無人能繼。稼軒同時，則有張、陸、劉、蔣輩，後起則有遺山、迦陵、板橋、心餘輩。然愈學稼軒、去稼軒愈遠。稼軒自有真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囂為稼軒，亦誣稼軒甚矣。²⁶

陳廷焯強調東坡詞的不可替代性，後人無以繼之，後面提到稼軒詞，則指出其後所學之人，往往是「徒逐其末」「狂呼叫囂」。但兩相比較，似乎仍有隱微的差別，對蘇東坡他認為「無人能繼」，但對辛稼軒則未明言不可學，只指出學而不就者。事實上，由於蘇東坡之詞並非僅止於豪邁，亦具備胡寅（1098-1156）所言「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²⁷的特殊神韻，此一評述強調其詞所蘊含飄逸的胸襟

²³ 陳廷焯著，孫克強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1330。

²⁴ 同上註，1169。

²⁵ 同上註，1296。

²⁶ 同上註，1324。

²⁷ 向子諲（宋）著，王沛霖、楊鐘賢箋注，《酒邊詞箋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130。

氣度，予人超越塵俗之感。在清代詞壇，也存在著將東坡詞視為「天才」之作，因此「不可學」的論調，對陳廷焯有一定影響的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就已評及：「東坡天趣獨到處，殆成絕詣」，²⁸雖然用詞和陳廷焯不同，當中的意涵其實可以互通。

綜觀整部《白雨齋詞話》，陳廷焯認為面對蘇辛兩位大家，後人往往想學而功虧一簣。但兩家相比，他認為蘇東坡屬於天才一型，因此更強調其無從學起的面向，此一觀點可從陳廷焯將蘇東坡比為詞壇的李白獲得印證：

太白之詩，東坡之詞，皆是異樣出色，只是人不能學，烏得議其非正聲？²⁹

將蘇東坡與李白相比，並非陳廷焯獨有之說，沈祥龍（?-?）《論詞隨筆》：「唐人詞，風氣初開，已分兩派，太白一派，傳為東坡諸家，以氣格勝，於詩近江西，飛卿一派，傳為屯田諸家，以才華勝，於詩近於西崑」。³⁰此說以為東坡之風承自太白，乃是以「氣格」為主，而劉熙載（1813-1881）《藝概》則曰：「東坡、稼軒，李、杜也」，³¹將蘇東坡、辛稼軒兩家比擬為詞壇之李白、杜甫（712-770）。陳廷焯

善於「以詩論詞」，透過某一個詩人比擬另一個詞人來進行分析或評論，³²在歷代文人心目中，李白向來被視為天才橫溢的代表，其作品也往往被視為「不可學」者，陳廷焯認為蘇東坡的詞就如同李白的詩一般。以下援引他在《雲韶集輯評》中對單篇作品的短評，雖然此書與《白雨齋詞話》為不同時期所作，但就以對蘇東坡的看法來說，實有相互連貫之處。

評〈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落筆高超，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謫仙而後，定以髯蘇為巨擘矣。³³

評〈卜算子·缺月掛疏桐〉：

寓意高遠，筆力高絕。此種地步不惟秦、柳不能到，即求諸唐宋名家，亦不能到。³⁴

評〈念奴嬌·大江東去〉：

滔滔莽莽，其來無端，千古而下更有何人措手。大筆摩天，自是東坡本色。後來惟陳其年有此氣概，他手皆未能到此。東坡詞句調不尊古法，不可為訓，然正是此老神明變化處，後人不能學也。³⁵

²⁸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803。

²⁹ 陳廷焯著，孫克強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1169。

³⁰ 沈祥龍（清），「論詞隨筆」，在詞話叢編，唐圭璋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5：4049。

³¹ 劉熙載（清）著，袁津琥校注，藝概注稿（北京：中華書局，2009），526。

³² 杜巧月曾分析《白雨齋詞話》中論詞時涉及詩的評語多達九十處，並指出其內在原因除了與陳廷焯對詩歌的愛好有關，亦因其強調詩詞一理，以及詞的社會功能。可參看杜巧月，「論《白雨齋詞話》的詩評化特徵」，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9 卷，5 期（2009 年 9 月）：121。

³³ 陳廷焯著，孫克強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68。

³⁴ 同上註，69。

³⁵ 同上註。

陳廷焯之詞評均著明所指何首，此〈水調歌頭〉為熙寧九年（1076）於密州所作，³⁶以月之陰晴圓缺，象徵人生之悲歡離合，雖心中實有遺憾，卻能由個體之境遇中，轉出對人生共相的哲思與關照，整首詞氣象廣闊高遠。鄭文焯（1856-1918）評《東坡樂府》嘗言此作「發端從太白仙心脫化，頓成奇逸之筆」，³⁷陳廷焯則在「飄飄然有凌雲之氣」之評價後，以為李白之後實以東坡為「巨擘」，〈卜算子〉則是蘇東坡初至黃州定惠院所作，全詞運筆含蓄，乃以「孤鴻」寓己，借景抒懷，黃庭堅（1045-1105）評此詞「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³⁸陳廷焯除了點出其「寓意高遠，筆力高絕」，更認為此作即使唐宋名家亦難以望其項背。而〈念奴嬌〉³⁹氣勢萬鈞，詠史外亦抒發心中懷抱，後人評「豪放」往往以此為代表。陳廷焯認為後世諸家中，僅陳其年有此氣魄，但隨後又指出東坡詞運筆造句之變換無端，乃是後世「不能學」者。

陳廷焯不僅表達出對東坡詞脫俗超拔處的讚賞，也對其雄渾的筆力十分嘆服。除了上述列舉之詞評可作為理解《白雨齋詞話》論東坡詞的途徑，陳廷焯直接談及蘇、辛之異的觀點亦值得注意：

蘇、辛並稱，然兩人絕不相似。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東坡詞寓意高遠，運

筆空靈，措辭忠厚，其獨至處，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謂東坡詞非正聲，此特拘於音調言之，而不探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與之辯也。⁴⁰

東坡心地光明磊落，忠愛根於性生，故詞極超曠，而意極和平。稼軒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機會不來。正則可以為郭、李，為岳、韓，變則為桓溫之流亞。故詞極豪雄，而意極悲鬱。蘇、辛兩家，各自不同。後人無東坡胸襟，又無稼軒氣概，漫為規模，適形粗鄙爾。⁴¹

這兩段文字是理解《白雨齋詞話》論蘇、辛兩家極為重要的文獻。首先看第一段文字，陳廷焯明確點出兩家不同之處，就「魄力之大」而言，辛稼軒高於蘇東坡，就「氣體之高」而言，蘇東坡則高於辛稼軒。蓋兩家之先天性情與後天際遇實有殊異，辛稼軒處身南宋，以一世豪雄常懷匡復神州之志，詞作中時有慷慨激昂之音，展現出雄大偉岸之氣魄。而蘇東坡身在北宋，雖非戰火綿延之時，卻歷盡仕宦浮沉之滄桑，其詞作於生命困頓處往往轉出更高之生命境界，亦有不少展現出超然逸俗之意蘊。此處陳廷焯用「魄力」一詞，是指辛稼軒在個人生命情調與藝術特徵上，往往詞作具有更豪雄之氣勢。至於「氣體」一詞，乃指蘇東坡之詞作具有一種空靈、

³⁶ 蘇軾（宋）著，薛瑞生箋證，東坡詞編年箋證（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163。

³⁷ 鄭文焯（清），「大鶴山人詞話」，在詞話叢編，唐圭璋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5：4321。

³⁸ 黃庭堅（宋）著，劉琳、李勇先、王蓉貴點校，「跋東坡樂府」，在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2：660。

³⁹ 蘇軾著，薛瑞生箋證，東坡詞編年箋證，360。按此書考證應作於壬戌七月。

⁴⁰ 陳廷焯著，孫克強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1169。

⁴¹ 同上註，1296。

悠遠之氣韻，類似之風格稼軒詞中較為少見。此一詞彙當可與本節前述之詞評互相參照，皆可視為一種「脫俗」、「超逸」之藝術特色。陳廷焯更進一步質疑，視蘇東坡詞作「非正聲」的說法，乃是「拘於音調」，不能深入領略作品之本質。從這個地方來看，《白雨齋詞話》對東坡詞的推尊與捍衛，可說是十分強烈的。

再看第二段文字，此段文字亦可就「知人論世」角度加以討論，陳廷焯認為蘇東坡胸懷坦蕩，其生命雖屢有波折，然內心深處對國家君王卻始終存有一份忠愛之心。接著說他「詞極超曠，而意極和平」，其詞作雖有自困頓處轉出之「超曠」意境，然「意極和平」，並無過多慷慨悲憤之言語。此處「超曠」二字之提出尤其重要，在文學批評上當有更明確標示東坡詞內蘊核心的作用。考察過去運用此一語彙之文獻，如顏延之（384-456）〈陶徵士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⁴² 權德輿（759-818）〈祇役江西路上以詩代書寄內〉：「愧非超曠姿，循此跼促步」，⁴³ 其中「超曠」二字均帶有作者以自身涵養修為，不受客觀世界影響之意味。若就《白雨齋詞話》對蘇東坡詞作之理解，以及「超曠」一詞出現之語境考察，則「超曠」意指一種超然曠達之胸襟氣度，此一境界使蘇東坡能由另一視角觀照自身，亦往往對人世間之挫折逆境有一番不同之體悟，這也是蘇東坡最為後世所欽佩與嚮往之處。王國維《人間詞話》嘗謂：「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⁴⁴ 蘇東坡雖

然宦海浮沉，歷經政壇的風雲詭譎，然天性豁達，且若與辛稼軒相比，尚無家國之大難，因此他個人的寵辱得失可以用自身修養加以跨越，故謂其曠達中不失出塵之灑脫。然而辛稼軒面對的是裂解的河山，故豪壯中難掩其內心之激昂，更有其難以言宣的悲痛無奈。陳廷焯認為其詞有「吞吐八荒之概」，可謂氣勢萬千，然「機會不來」，此正是形成稼軒詞內在含蘊的重要因素。南宋朝廷並未真正重用辛稼軒，以致其一腔熱血終難發揮，因此其詞固然有豪邁英發之氣，作品底層的色調卻是「悲鬱」的。陳廷焯於此再一次強調兩家「各自不同」，而後人若無東坡磊落之胸懷與稼軒獨特之氣概，絕難模仿兩家之詞作。

若將蘇東坡作品與陳廷焯詞論互相參照，尤可見其捨出「超曠」兩字，實契入東坡詞之神髓，如為後世諸評論家所推重之〈定風波·莫聽穿林打夜聲〉一首：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⁴⁵

此詞為蘇東坡貶謫至黃州時期所作，全篇藉醉後遇雨之舉動，展現逆境中泰然面對之心境，「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道出外在客觀之境遇，當可不必縈懷，已點出全詞要旨。後幾句將自己的形

⁴² 蕭統（南朝·梁）編，李善（唐）注，文選（臺北：五南出版社，1991），1403。

⁴³ 權德輿（唐），「祇役江西路上以詩代書寄內」，在全唐詩，彭定求（清）等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329：3676。

⁴⁴ 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校注人間詞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27。

⁴⁵ 蘇軾著，薛瑞生箋證，東坡詞編年箋證，332。

象融入自然景色中，由風雨推展至人生哲思，詞末「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更為千古文人所浩歎，以超然之心靈，看破人生的榮辱得失。此詞就內涵而言，雖然不無蘇東坡與同行者較勁之意味，但更重要的是曠達豪邁胸襟之顯露。蘇東坡晚年之詞作，在歷盡滄桑後，更別有一番情致，如〈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
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⁴⁶

此詞不僅有寄贈友人溫厚之情意，更反映蘇東坡當下對人生之感慨與豁達。起首上闕寫錢塘潮之景，氣勢宏大，順勢引出「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的體悟，古今之變遷，不過俯仰之間。對此，蘇東坡是達觀的，而字句間也帶有對一己之自嘲。詞至下闕，轉寫與參寥之友誼，「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可見詞人對此一知己之珍視，而最後「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又呈顯出蘇東坡的真情與豁達。此詞雖非蘇東坡貶謫時期所作，⁴⁷然以其一生在官場歷經之險惡風波，尚能有此徹悟之觀照，可見蘇東坡涵養之深厚。相關詞作尚多，

因篇幅所限不能盡舉。然上舉東坡詞作以印證《白雨齋詞話》詞論中「詞極超曠，而意極和平」之說，足見陳廷焯對蘇東坡作品的理解，以及其對蘇、辛兩家不同處之分判，確實是極為精采而準確到位的詞評。

《白雨齋詞話》論蘇、辛兩家之異的詞評中，尚有段重要文字可與前文論述相互參照，即「稼軒求勝於東坡，豪壯或過之，而遜其清超，遜其忠厚」，⁴⁸此言辛稼軒詞作中「豪壯」之氣有勝於蘇東坡處，然於「清超」、「忠厚」則有所不及，所謂「清超」，乃指蘇東坡詞作中具有一種清朗、明徹的意蘊，能超脫世情，不為俗世所牽絆。至於「忠厚」，則謂蘇東坡一生雖屢遭朝廷貶謫，流離顛沛，但其詞作卻較少怨憤之音，若欲展現心中悲懷，多半書寫自我身世之感慨。故陳廷焯亦嘗於點評〈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一首時，言「東坡詞純是身世流離之感，卻極溫厚，令讀者喜悅悲歡不能自己」，⁴⁹此謂蘇東坡詞作中若有內蘊之心事，亦往往以委婉溫和之詞句抒發。由此觀之，「清超」、「忠厚」亦為東坡詞獨特之處。陳廷焯於《白雨齋詞話》揭示兩家詞作之異，其關切之視角可謂周延而全面。

若將本節前述之相關詞評，逐一辨析，並與蘇東坡詞作合觀，即可清楚看出陳廷焯對東坡詞的詮解，以及其論蘇、辛之「異」的精采洞見。陳廷焯除了有東坡詞「不可學」之論，更明確提出兩家區別所在，蘇東坡之詞在風格上不僅具有「脫俗」之藝術特徵，就其內涵而言更有「超

⁴⁶ 同上註，577。

⁴⁷ 據薛瑞生之考訂，此詞當作於元祐六年。參看蘇軾著，薛瑞生箋證，東坡詞編年箋證，578。

⁴⁸ 陳廷焯著，孫克強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1230。

⁴⁹ 同上註，68。

曠」之廣闊胸襟。辛稼軒詞作以「魄力」之大見長，然於豪放之中卻掩不住其「悲鬱」之氣。此外，蘇東坡詞作「豪壯」之氣雖短於辛稼軒，然因較少悲憤所獨有之「忠厚」處，亦為《白雨齋詞話》所點出。陳廷焯之詞評，與王國維就「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點評蘇、辛二家，可謂一前一後互相呼應。不過《人間詞話》主要是畫龍點睛的勾勒出兩家風格有別，而《白雨齋詞話》則是以細緻且多層次的方式呈現兩家風格之「異」的具體分析。綜觀《白雨齋詞話》中論蘇東坡之詞論，可看出陳廷焯雖然在批評詞彙上甚少將其作品與「沉鬱」說加以連結發揮，卻反而能就詞論詞，有力把握住蘇東坡詞作之內在神韻與風采。下節針對《白雨齋詞話》論辛稼軒詞加以考察，因「沉鬱說」在陳廷焯心目中與稼軒詞有更密切之聯繫，亦於後文再詳論之。

肆、《白雨齋詞話》對稼軒詞「沉鬱說」的論述

陳廷焯以「沉鬱說」為其詞學理論核心，然在實際評述歷代各家時，未必即受此一鑑賞角度之框限，而是能針對不同詞家提出細膩之詮解，其論東坡詞之慧眼獨具即為一例。不過，陳廷焯在探討稼軒詞之相關評述中，明顯較集中以此一詮釋觀點切入。⁵⁰ 故此處略述其「沉鬱說」之大要，再進一步探討《白雨齋詞話》對稼軒

詞之理解與評價。

在陳廷焯建構之詞學體系中，認為詞的最高境界即是「沉鬱」，而此一看法之形成與其對詩的看法息息相關。陳廷焯早年研習詩歌，極為推重杜詩之成就，杜甫嘗於〈進雕賦表〉言：

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臬之流，庶可企及也。⁵¹

杜甫以「沉鬱頓挫」形容自己的作品，成為後代文人理解杜詩之關鍵詞彙，如嚴羽（1191-1241）《滄浪詩話》：「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⁵²在討論李、杜差別時，就以「沉鬱」作為杜甫區別於前者的主要特色，後世討論杜詩，均試圖從「沉鬱」與「頓挫」來理解杜詩，「沉鬱」一般指向精神的內蘊，「頓挫」則偏向運用文字技巧產生的跌宕之感，蕭麗華於《論杜詩沉鬱頓挫之風格》曾對「沉鬱」作出更進一步的解釋：

我們定義杜詩之「沉鬱」也絕不同於一般泛泛之義旨，它的根本條件必須有以社稷人倫為重的懷抱，即一種聖人的胸襟與修養，這種心志蔚為深沉厚積的情感，發為吞吐含蓄的義蘊，方算是「沉鬱」。⁵³

此說不僅指出「沉鬱」是一種深沉的情感，

⁵⁰ 有關陳廷焯對辛稼軒詞論及「沉鬱說」關聯性之探討，學界研究相對較少，朱麗霞曾就此一議題有所著墨，說明陳廷焯對稼軒詞特別重視之處，可謂卓識慧眼，不過主要聚焦稼軒接受史之宏觀框架，而非由歷代蘇辛「並稱」源頭切入，可見此議題仍有可發揮處。參看朱麗霞，清代辛稼軒接受史（濟南：齊魯書社，2005），431-46。

⁵¹ 杜甫（唐）著，仇兆鰲（清）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2172。

⁵² 嚴羽（宋）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68。

⁵³ 蕭麗華，論杜詩沉鬱頓挫之風格（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37。

且此一情感是以關懷國家社稷出發，乃至通往聖人的胸襟氣度，換言之，「沉鬱」與作者本身之人品、關懷之對象具有密切之關聯，杜詩之「沉鬱」何以歷代備受推崇，實因其詩作體現了中國文化中詩歌與人品交融的極致。陳廷焯推崇杜詩「沉鬱」，更對其作品所展現民胞物與之精神欽佩不已。陳廷焯不僅從「沉鬱」的角度來讚美杜詩，在《白雨齋詞話》中，他更以「沉鬱」為中心建構其詞學觀點：

詩詞一理，然亦有不盡同者。詩之高境，亦在沉鬱……若詞則舍沉鬱之外，更無以為詞。⁵⁴

作詞之法，首貴沉鬱，沉則不浮，鬱則不薄。願沉鬱未易強求，不根抵於《風》、《騷》，烏能沉鬱？十三國變風，二十五篇楚辭，忠厚之至，亦沉鬱之至，詞之源也。不究心於止，率爾操觚，烏有是處？⁵⁵

以「沉鬱」為寫詞之重要標準，並且上溯風、騷，除了隱含陳廷焯本身欲提升詞地位的動機，⁵⁶也與其試圖矯正當代詞壇輕浮的背景因素有關。因為「詩詞一理」，而評論詩詞的判斷又被「沉鬱」

給統一起來，這就提升了詞的地位，延續了常州詞派以「尊體」強調詞格的立場，⁵⁷只是方法不同而已。陳廷焯雖然於「沉鬱」之外也談「頓挫」，但對「沉鬱」更為強調，他除了以「沉鬱」為「作詞之法」，也具體指出詞之「沉鬱」的內容：

所謂沉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寫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覆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⁵⁸

陳廷焯認為「沉鬱」必須「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意」指作品形成之前就已醞釀成形的情感與思想，在創作過程中至為重要。陳廷焯肯定作家忠於反映自身之現實遭遇，亦寄託深沉感慨之作品，因此「怨夫思婦之懷」、「孽子孤臣之感」等題材，若具有真誠之情感，則自有動人之處，至若「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等個人情志，均可融情入景，於「一草一木」中加以抒發。但陳廷焯亦強調，當情感於作品之中呈現時，並非直白袒露的描寫，而應「若隱若現，欲露不露」，且「終不許一語道破」，於此則符合「沉鬱」之審美要

⁵⁴ 陳廷焯著，孫克強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1164。

⁵⁵ 同上註。

⁵⁶ 孫維城指出陳廷焯雖由浙西詞派的立場轉向常州詞派，但仍強調「尊體」，而「沉鬱說」對比興寄託的強調，即隱含有要抬高詞地位的動機。參看孫維城，千年詞史待平章——晚清三大詞話研究，262。

⁵⁷ 常派以張惠言為首的「尊體」，深刻影響周濟、陳廷焯之詞學觀點，此由常派各家論述時往往將文學與儒家之價值加以連結，具人倫教化之用，即可窺其端要。然周濟、陳廷焯之說仍與張惠言有所不同，有關此一議題之深入探究，參看侯雅文，中國文學流派學初論——以常州詞派為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9），289-321。陳懌玲亦針對此一時期常派詞家立論之殊異處，以及其與晚清列強交侵背景下的相互關聯性，有詳實之考辨，參看陳懌玲，清代世變與常州詞派之發展（臺北：國家出版社，2012），169-85、211-40。

⁵⁸ 陳廷焯著，孫克強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1165。

求。今就此一脈絡，考察陳廷焯對辛稼軒詞作之觀點，《白雨齋詞話》十分推重稼軒詞之「沉鬱」：

辛稼軒，詞中之龍也，氣魄極雄大，意境卻極沉鬱，不善學之，流入叫囂一派，論者遂集矢於稼軒，稼軒不受也。⁵⁹

陳廷焯推崇辛稼軒之作品為「詞中之龍」，其詞展現出極其恢弘的雄渾氣魄，但是其底層透顯出的意境卻是「沉鬱」的，而後世之學習者「不善學」，卻往往未能得其神髓。然而，辛稼軒之作品何以被陳廷焯視為具備「沉鬱」之特徵，當可由其對單一作品之品讀中加以觀察：

稼軒詞，自以〈賀新郎〉一篇為冠，沉鬱蒼涼，跳躍動盪，古今無此筆力。⁶⁰

稼軒「更能消幾番風雨」一章，詞意殊怨，然姿態飛動，極沉鬱頓挫之致。起處「更能消」三字，是從千回萬轉後倒折出來，真是有力如虎。⁶¹

此〈賀新郎〉為辛稼軒與族弟茂嘉相別所作，⁶²詞中挪用歷代掌故，除了書寫古往今來種種離別之悲痛，更緊扣史事以寄託

內心之感慨無端。王國維《人間詞話》評：「稼軒〈賀新郎〉詞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絕妙。且語語有境界，此能品而幾於神者。然非有意為之，故後人不能學也」，確為至論。⁶³「更能消幾番風雨」出自〈摸魚兒〉，⁶⁴全詞抒發自己因壯志未酬引發的蒼涼之感，亦沉痛表達出對國家局勢的焦慮，有力展現出稼軒詞之特色。陳廷焯評述時，言此詞「極沉鬱頓挫之致」，尤其論「更能消」三字，以為此乃「千回萬轉後倒折出來」，此詞雖將身世與家國之感融於一爐，卻並非全然直述其情，而是將內心悲痛寄託在一個又一個的典故之中。此二首作品，由技巧及內涵來說，均呼應陳廷焯認為「沉鬱」之作當「欲露不露，反覆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的要旨，雖然作品背後有深沉鬱結的情志，仍必須具有反覆跌宕之層次與藝術美感。

陳廷焯從「沉鬱」的角度來理解辛稼軒之作品，可說十分深刻的掌握到其詞之精神內蘊。前文述及，過去就「知人論世」角度而論稼軒詞，南宋范開及劉辰翁即有重要之評點。⁶⁵陳廷焯談論辛稼軒身世與作品之關聯，謂「稼軒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機會不來」，因此「詞極豪雄，而意極悲鬱」，其在《雲韶集輯評》中亦言「稼軒負奇鬱之氣，而值國運顛沛之時，發而為詞，正如驚雷怒濤，駭人耳目，其實一片血淚」，足見陳廷焯對辛稼軒作品之理解，實奠基於對其身世感慨之透視。對於辛稼軒之際遇與作品風格間的密切關

⁵⁹ 同上註，1174。

⁶⁰ 同上註，1175。

⁶¹ 同上註，1176。

⁶² 辛棄疾（宋）著，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2003），526-7。

⁶³ 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校注人間詞話，46。

⁶⁴ 辛棄疾著，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66。

⁶⁵ 劉少雄，會通與適變——東坡以詩為詞論題新證，183-92。

聯，近世學者亦有諸多精彩識見，陳滿銘即言：

稼軒生當弱宋末造，懷高世之才，負濟時之策，本信足以股肱王室、恢復神州，以抒君父不共戴天之憤。不期率眾南歸之後，居多閒廢，不為時用，即偶用焉，亦不得盡展其才。以一世之豪，而遭遇若是，中心之悲憤抑鬱，可以想見，則其發為悲壯沉鬱之詞，固其宜矣。⁶⁶

稼軒詞之悲慨，與不能在南宋盡展才華有關，而其跌宕起伏之一生，反而成為其文學創作力量之來源，過去葉嘉瑩曾對辛稼軒詞作有段深入的評論：

辛棄疾本身是要進的，是忠義奮發的，可是他所處的環境，他幾次遭到讒毀、罷廢，這裡邊有一個相對的力量往下壓下來。辛棄疾本來的力量是向上衝的，是進的，是忠義奮發，而他的環境遭遇，他在南宋四十幾年，竟有二十年左右是放廢家居，所遇到的是另外一種從上面壓下來的力量，所以詞的特色，常是這兩種力量的激盪盤旋。他的忠義奮發的進取力量和遭到的讒毀、罷廢的反面壓抑的力量，這兩種力量的激盪盤旋，就是他詞裡的一份本質。⁶⁷

此段文字將辛稼軒本身之性格特徵，與其實際面臨之客觀環境結合在一起加以分

析，以稼軒詞中存在著一正一反兩種力量的激盪來解釋其作品的本質，可謂其隔代的知音，如果用陳廷焯的理論來看，這就是稼軒詞所展現出的「沉鬱」風貌。

從稼軒實際之詞作來看，此一「沉鬱」實滲透在眾多作品之字裡行間，成為其創作之主基調，並與其自身志向形成不斷衝突之張力，如〈阮郎歸·山前燈火欲黃昏〉：

山前燈火欲黃昏。山頭來去雲。鷓鴣聲裡數家村。瀟湘逢故人。揮羽扇，整綸巾。少年鞍馬塵。如今憔悴賦招魂。儒冠多誤身。⁶⁸

此詞上片雖然寫的是在他鄉得遇故人的情致，然下片筆鋒一轉，卻將內心的落寞與憂憤展露出來。「揮羽扇，整綸巾。少年鞍馬塵」乃辛稼軒遙想少年之時，嚮往諸葛亮指揮若定，與敵兵相抗之英姿，然「如今憔悴賦招魂。儒冠多誤身」卻挪用典故，呈現出蹉跎落魄，無以報國之悲傷。再如〈賀新郎·甚矣吾衰矣〉：

甚矣吾衰矣。恨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一尊搔首東窗裡。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⁶⁹

⁶⁶ 陳滿銘，稼軒詞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0），213。

⁶⁷ 葉嘉瑩，唐宋詞十七講（臺北：桂冠出版社，1992），432。

⁶⁸ 辛棄疾著，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75。

⁶⁹ 同上註，515。

此詞寫作之時，辛稼軒已至晚年，⁷⁰ 其內心中的痛苦更轉為消沉與絕望。不僅有「甚矣吾衰矣。恨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之嘆息，亦直述「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此詞後半段化用陶淵明（365-427）典故，藉酒言志，最末以「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道盡自身心曲及世間罕有人知的寂寥。辛稼軒之詞作，底層總有一股難以宣洩的鬱結之氣。陳廷焯由「沉鬱」之說論稼軒詞作，若與實際作品交互印證，亦極能彰顯稼軒詞獨特之風格特色。

陳廷焯除了在晚期集大成的《白雨齋詞話》中，以「沉鬱」的角度論辛稼軒之詞作，在前期的《雲韶集輯評》中，亦可以看到他運用「沉鬱」或「悲鬱」、「鬱勃」等相似的詞彙形容稼軒詞。

評〈水調歌頭·長恨復長恨〉：

一片悲鬱，不可遏抑。⁷¹

評〈洞仙歌·飛流洞壑〉：

愈疏狂，愈見鬱勃。⁷²

評〈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

怨而怒矣，然沉鬱頓宕，筆勢飛舞，千古所無。⁷³

評〈西河·西江水〉：

滿紙是淚，幼安一腔悲鬱，均於此詞露出，字字是快字，句句是快句，而滿紙都是血淚，吾不知其是何等本領。⁷⁴

評〈浪淘沙·身世酒杯中〉：

沉鬱頓挫中自覺眉飛色舞。筆力雄大，辟易千人。⁷⁵

對比陳廷焯《雲韶集輯評》與《白雨齋詞話》，可發現即使在他尚未如此重視豪放派的立場下寫就的《雲韶集輯評》，⁷⁶ 就已經醉心於辛稼軒詞作中的「沉鬱」之風了。從前期以至後期，陳廷焯均能從「沉鬱」的眼光透視辛稼軒的詞作，並給予極高的讚賞。而陳廷焯對稼軒詞之推崇，亦與自身之時代感懷有關。陳廷焯一生科舉不順，但身為一位秉持儒家精神之文人，於晚清列強交侵之關口，對國事實有無限之擔憂，《丹徒縣志摭餘·儒林文苑》稱其「素有抱負」，⁷⁷ 然因「朝政不

⁷⁰ 據鄧廣銘考證，此詞應作於嘉泰元年。參看辛棄疾著，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515。

⁷¹ 陳廷焯著，孫克強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130。

⁷² 同上註。

⁷³ 同上註。

⁷⁴ 同上註，132。

⁷⁵ 同上註，133。

⁷⁶ 陳廷焯作《雲韶集輯評》時，詞學立場偏向浙西詞派，以婉約為正宗，故而較排斥豪放詞風，然作《白雨齋詞話》時已轉入常州詞派，並對婉約、豪放詞均甚重視。有關此段歷程之轉折可參看屈興國，「從《雲韶集》到《白雨齋詞話》」，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陳廷焯（清）著，屈興國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83），869-85。

⁷⁷ 李恩綬、李丙榮（清）編纂，「丹徒縣志摭餘·儒林文苑」，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陳廷焯（清）著，屈興國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83），852。

綱，輒中宵不寐，痛飲沉醉」，⁷⁸汪懋琨（?-1912）為《白雨齋詞話》作序之時，亦言及其「間論時事，因及古忠臣孝子，輒義動於色」⁷⁹之風采。兩相對照，辛稼軒身處南宋國勢困局之中，亦有一腔熱血無處可發之鬱悶。陳廷焯對晚清局勢的感受，以及辛稼軒對南宋的擔憂，實有若合符節之處。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對稼軒詞尤為重視，當可由此一觀照得到更深一層之理解。

綜論之，陳廷焯以「沉鬱說」為論詞之核心旨趣，於評價稼軒詞之時，以此為主要之詮釋視角，除了留心到辛稼軒生平與詞作間的密切關聯，於詞評中亦能揭示其豪放詞風背後，所蘊含的悲痛激昂之情志。與上節合觀，《白雨齋詞話》在論兩家「並稱」時著重其「異」，確有其獨到之立論。針對蘇東坡之詞作，陳廷焯除了有「不可學」之論，亦指出具備「脫俗」之藝術風格以及「超曠」之內在精神。論及辛稼軒之詞作，除了談到其「氣魄」格局之雄渾，由「沉鬱說」為主要視角詮解稼軒詞，亦能呈顯其詞作沉厚鬱結之神韻風采。《白雨齋詞話》對蘇、辛之「異」的論說，可謂精闢且立體地詮釋了兩位大家藝術風格不同的關鍵所在。

如果將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置放到蘇辛「並稱」沿革歷程發展之框架中加以看待，則其論點更能在此一極具代表性之文化源流中凸顯出意義。前文述及，蘇、辛並稱之論，偏向兩家之「同」及兩家之「異」的觀點並陳，然由於兩家不斷在「並稱」之過程中被相互比較，因此促進了對蘇、辛詞風探討的漸次深化。陳廷

焯《白雨齋詞話》於此一軸線中具有之重大意義，即在於其承繼此一傳統之時，有意識的針對此一議題提出自身之見解。陳廷焯言蘇、辛「同而不同」，可見其並非否定兩家具有「同」的面向，但由於其立論更重視兩家之「異」，故而在展現出對此一議題更加深入的觀察。歷來有關蘇辛「並稱」之論，雖多為片段性之評述，但已為後世看待兩家異同提供寶貴之觀點。而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有別於過去詞評之處，在於其以一定程度的篇幅，全面性檢視了蘇、辛兩家在「並稱」框架之下，分別具有之詞風特徵與無可取代之價值。此一蘇、辛「並稱」之重要傳統，由於《白雨齋詞話》之出現更加細膩而豐富，可見其論述在兩家美學鑑賞細緻化之過程中，實為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

伍、結論

在中國文學史中，文人並稱對舉傳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每一種並稱之發展均有其源流背景，並在後世逐漸形成特殊的美學範型結構。蘇辛並稱及兩家異同之相關研究，向來為學界所矚目，然此一並稱現象在確立及演變中，因為反覆比較所造成歷代評述上的深化現象，則比較少被著墨。對《白雨齋詞話》之研究，過往較傾向其詞學體系之探討，以及重要概念之釐清，然對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中有關「蘇辛並稱」論述的檢視，則尚未見深入之探討。本文對《白雨齋詞話》中蘇辛詞論加以分析，呈現其在此一「並稱」傳統中之特殊價值。

⁷⁸ 同上註。

⁷⁹ 汪懋琨（清），「白雨齋詞話序」，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陳廷焯（清）著，屈興國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83），848。

由南宋至明代，蘇辛並稱此一系統在確立及發展的過程中，已累積對兩家豐富的評論。清代在前代傳統之基礎下，對蘇辛「並稱」之評述，呈現百花齊放的態勢，部分評述偏向談兩家之「同」，部分評述則側重兩家之「異」，諸家所論，為後世理解蘇東坡、辛稼軒兩位大家提供了多元的視角。然《白雨齋詞話》在此一文化長河中，更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陳廷焯針對蘇辛並稱此一議題提出之評論，可謂著力甚深，於蘇、辛異同之論，展現出獨到而深厚的見識。

陳廷焯言蘇、辛「同而不同」，可見其亦承認兩家有同質性的部分，但是在《白雨齋詞話》中更著重對兩家之「異」的探討。陳廷焯認為蘇東坡之詞為「不可學」者，其作品不僅具有「脫俗」、「超逸」之藝術特徵，更具備「超曠」之內在精神，此皆為後世難以企及者，其說可謂精準把握到東坡詞之真髓。此外，蘇東坡詞作雖「豪壯」之處短於辛稼軒，然因較少強烈怨憤之音，多屬身世感慨，語調相對平和，於此陳廷焯乃以「忠厚」加以點評。在論及蘇東坡詞作時，陳廷焯較少從「沉鬱」之視角加以詮解，故反而能就詞論詞，契入其作品之真實風貌，由此亦可窺見其雖以「沉鬱說」為理論核心，然實際評述各家時未必即受此一鑑賞角度所局限。

與此對照，《白雨齋詞話》談及辛稼軒之詞作，則明顯集中就「沉鬱說」加以詮解，「沉鬱」不僅是一種深沉蘊藉之情感，且此一情感往往與作者之身世家國感懷有關。陳廷焯認為辛稼軒詞作正是「沉鬱」之風的高度體現，其特殊詞風之形成原因，實根源於自身志向與客觀環境之間的激烈衝突。因此辛稼軒之詞雖然氣魄雄大、豪邁英發，然其作品底層的精神卻是

「沉鬱」的。而此一「沉鬱」於具體之作品中，並非直述之，乃是將悲痛寄託於一層又一層之典故中。陳廷焯由「沉鬱說」之視角詮釋辛稼軒之詞作，深刻透視到其作品內在之神韻風采。經由以上考察，可知《白雨齋詞話》中有關蘇、辛兩家之「異」的評述，實為歷代各詞評家中最全面且立體者，以細膩綿密之立論，明確標示出兩位大家何以不同之關竅所在。

如果將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置放於整個蘇辛並稱沿革的脈絡中加以看待，更能看出其重要性之所在。在兩家並稱沿革發展之歷程中，相關評述或傾向談蘇、辛之「同」，或側重論蘇、辛之「異」，然正因歷代詞論家累積之基礎，逐步深化了對兩家詞風的美學鑑賞向度，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正是此一蘇、辛「並稱」藝術鑑賞深化過程中，最有代表性之著作，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與卓越的貢獻。

參考文獻

- 王士禎（清）。「倚聲集序」。在王士禎全集。第3冊。袁世碩主編。濟南：齊魯書社，2007。
- 王水照。蘇軾論稿。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4。
- 王若虛（金）著，胡傳志、李定乾校注。滄南遺老集校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6。
- 王偉勇。詞學專題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
- 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校注人間詞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
- 尤侗（清）。「詞苑叢談序」。在詞籍序跋萃編。第10卷。施蟄存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田同之（清）。「西圃詞說」。在詞話叢編。

- 第2冊。唐圭璋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 永瑢、紀昀（清）主編。「東坡詞」。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198卷。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向子諲（宋）著，王沛霖、楊鐘賢箋注。酒邊詞箋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 朱麗霞。清代辛稼軒接受史。濟南：齊魯書社，2005。
- 杜巧月。「論《白雨齋詞話》的詩評化特徵」。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9卷5期（2009年9月）：121-3。
- 杜甫（唐）著，仇兆鰲（清）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
- 吳振華。「試論陳廷焯的詞學觀念——以《白雨齋詞話》對吳文英的評論為中心」。詞學2008年，1期（2008年6月）：195-211。
- 李恩綬、李丙榮（清）編纂。「丹徒縣志摭餘·儒林文苑」。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陳廷焯（清）著，屈興國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83。
- 辛棄疾（宋）著，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2003。
- 沈祥龍（清）。「論詞隨筆」。在詞話叢編。第5冊。唐圭璋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 汪懋琨（清）。「白雨齋詞話序」。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陳廷焯（清）著，屈興國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83。
- 林玫儀。「研究陳廷焯之重要文本——《白雨齋詞存》與《白雨齋詩鈔》」。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8卷，2期（2008年6月）：131-76。https://doi.org/10.30103/NICLP.200806.0011。
- 況周頤（清）。「蕙風詞話」。在詞話叢編。第5冊。唐圭璋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 卓清芬。清末四大家詞學及詞作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3。
- 屈興國。「從《雲韶集》到《白雨齋詞話》」。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陳廷焯（清）著，屈興國校注，869-85。濟南：齊魯書社，1983。
- 周濟（清）。「宋四家詞選序論」。在詞籍序跋萃編。第9卷。施蟄存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侯雅文。「《白雨齋詞話》『沉鬱說』析論」。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1997。
- _____。中國文學流派學初論——以常州詞派為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9。
- _____。「《古今詞統》的統觀與蘇辛詞選評析論」。東華漢學22期（2015年12月）：77-118。
- 孫維城。千年詞史待平章——晚清三大詞話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
- 張兆永。「陳廷焯把握碧山詞路徑及其再評估」。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8卷，2期（2016年3月）：34-38。
- 張璟。蘇詞接受史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
- 陳廷焯（清）著，孫克強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 陳慷玲。清代世變與常州詞派之發展。臺北：國家出版社，2012。
- 陳滿銘。稼軒詞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0。
- _____。蘇辛詞比較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0。
- _____。蘇辛詞論稿。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
- 黃庭堅（宋）著，劉琳、李勇先、王蓉貴點校。「跋東坡樂府」。在黃庭堅全集。第2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 曾棗莊、曾濤編。《蘇詞彙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 葉嘉瑩。《唐宋詞十七講》。臺北：桂冠出版社，1992。
- 鄭文焯（清）。「大鶴山人詞話」。在《詞話叢編》第5冊。唐圭璋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 鄭騫。「漫談蘇辛異同」。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第4冊。羅聯添主編，1445-54。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
- 劉少雄。《會通與適變——東坡以詩為詞論題新詮》。臺北：里仁書局，2006。
- 劉熙載（清）著，袁津琥校注。《藝概注稿》。北京：中華書局，2009。
- 蕭統（南朝·梁）編，李善（唐）注。《文選》。臺北：五南出版社，1991。
- 蕭麗華。《論杜詩沉鬱頓挫之風格》。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
- 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謝章铤（清）。「賭棋山莊詞話」。在《詞話叢編》第4冊。唐圭璋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 嚴羽（宋）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 蘇軾（宋）著，薛瑞生箋證。《東坡詞編年箋證》。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 權德輿（唐）。「祇役江西路上以詩代書寄內」。在《全唐詩》第329卷。彭定求、沈三曾、楊中訥、汪士鋐、汪繹、俞梅、徐樹本、車鼎晉、潘從律、查嗣琛（清）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